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雜著

讀鄭風

詩非全經也蓋自秦燔經唯易爲卜筮書故得不
禁其餘百家盡絕而雜出於當時窮山絕谷學士
大夫所獻者或謂詩三百篇由里巷諷誦所傳故
秦不能滅以予觀之今竹帛所書而藏之石室者
猶或有錯簡而訛文者出焉而里巷之口相授受
豈得獨沿而存之二南者孔子之所甚愛之詩也

今其男女暴亂之間已不可讀而至於鄭衛以下率多婦人女子淫奔褻狎不經之辭今之人少知禮義者猶羞讀之而况孔子所刪述六籍以遺萬世寧爲列而載之也哉且淫奔之惡至於鄭衛極矣而孔子猶爲存之則推孔子當時所刪者何也孔子他日又曰放鄭聲又曰吾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深憤而誦絕之屢矣惡至於以其所欲放者而復著之爲經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謂聖人之所備善惡以示美刺之義殊不知詩之所謂刺者如巷伯簡兮狼跋式微之類大略讒人佞士暴君亂臣之所指刺其間足以攷國之治亂得失而備鑒戒徵存亡者是也豈必如鄭衛之詩之謂也哉然則鄭衛之詩僞與曰非僞也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也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人熄之者秦沒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之耳予故曰詩非全經也次其說如左侯同志者擇焉

讀秦風無衣之詩

秦本豐岐之民文王二南之化其仁恕忠厚見乎
兔罝形於羔羊風行於江漢汝墳之間可謂遠矣
又繼之成康之君周召畢公之臣重熙累洽當純
乎先王禮義之美者而秦武公父子一變其俗至
有輕生好鬪如駟鐵無衣者出焉秦以疆立國而
亦以疆亡晉本唐堯之遺都所爲蟋蟀山樞之歌
憂深思遠其俗居然可見也而后六卿分晉其君
臣稍以傾謀相雄儀秦之徒朝扣秦而暮入齊反
覆狂悖諸侯震駭太史公所稱三晉多權變之士
蓋畏之也到今千餘年以來猶稍稍有存者而當
時在三晉以詐立國亦以詐亡嗚呼後之有志經
國者毋亦慎所以權俗之意可也若我朝
太祖高皇帝懲元人反覆欺僞之弊而特著爲令
曰說謊者斬故開國之初其所誅殺數多大略以
言語之間者相半而苟有他罪肯情輸者亦爲力
赦此正聖人之所以善權天下之俗也嘗聞長老
言成化弘治年間往往民間多椎朴無文而士大
夫耻言機利其流風遺俗尚有在者正德以來漸
失其舊而今中外縉紳之間尤甚易曰窮則變唯
在司國者厚計焉

讀幽風七月之詩

予觀七月之詩而知周家王業之所由興然於此亦可以識周公所以輔成王之忠有非後世人臣之所能及者蓋王道以勤恤民隱爲本此篇之所陳述不獨教民農桑而已而其感時憂患雖經歲勤動常若不及其所以養老奉上雖恭敬奉承唯恐或後上以是體下下以是順上此民俗之所由美而王業之所由隆也然唯創業之君與民同起於微賤之間故能始終備嘗如是而繼世以後則往往長於深宮之中而不復知是以百姓之疾苦

祖業之艱難旣無接于其目怵於其心而其左右便辟凡所以導上之好者唯一切崇高侈肆之念故其才高者則之乎神仙土木兵革富彊而以天變人言爲不足卹其質暗者則之乎女謁畋遊盤樂怠傲而甚且至於宦官宮妾日竊其權推原其自皆起於人君一念之不知勤畏也故周公之爲此詩使矇瞽日夕歌御於王之左右所以深其憂勤之念而防其逸慾之所自起自漢以來爲大臣者無復此意蓋由其學術之不至故也若宋李沆之事真宗方其幼冲而日取四方之水旱盜賊以

卷之三
四
聞蓋亦周公之遺意也後之爲大臣者不可不知
讀鴟鴞

詩三百篇皆出於秦火之餘而或雜里巷歌習之
所補亡者其說詩之旨各自爲一家而多不同獨
鴟鴞之事始末詳見於金縢之書似爲有據而無
疑者毛鄭諸家又誤解金縢之文不得其意而後
之攻毛鄭者與其襲毛鄭而又小異其說者遂至
紛亂四起而周公之始末晦矣予嘗合金縢與豳
風諸篇而深求之蓋武王沒成王幼不能踐祚周
公攝位負宸而朝諸侯此其居家宰之位而代行

天子之事者可謂尊寵之極矣管蔡兄也周公弟
也管蔡內忌周公以弟而反擁乎其上而外挾武
庚倡爲流言以搖中外史記言召公猶爲不憚召
公元聖同德其事當或無之而管蔡之謗起自宮
掖骨肉之間則其說易沸而周公亦不能以區區
之忠處於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日矣故退而居
東二年而罪人斯得居東者非東征管蔡也蓋避
謗於野也東不詳地名愚謂反居於魯也時豐鎬
在西魯在東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漢
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骸骨歸國漢武帝

璽書留之其事可見也言斯得者成王因周公之
去位既久而然後漸得之也蓋人臣挾震主之功
而當羣疑之際必其身退然後論定曰斯得者亦
遲之辭也然是時成王之疑可以漸開矣於是公
廼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蓋猶未敢明斥武庚
管蔡之罪而獨托乎鴟鴞以感悟成王何者周公
是時固不勝忠憤之至然其不幸身處嫌疑之際
則有難於自訟者而况管蔡所爲流言不過搖撼
周公使之去居攝之位耳而逆節未明亦不得而
訟言誅之也故詩之所言大略托鳥之營巢鬻子

極其艱難勤苦所以自喻服勞在位保定國家之
忠而卒爲鴟鴞之所破既取其子又毀其室反至
於卒無室家而不免羽之譙譙尾之脩脩爲風雨
所漂搖亦可悲也已故曰予唯音曉曉此其忠憤
而哀鳴之辭也當是時周公之心亦危苦之甚矣
此詩當於居東之時所作故曰貽貽者自遠而寄
之也如漢魏以來賦詩貽示某某之類是也然書
言王亦未敢誚公此可見成王之疑猶有不盡釋
然者但稱不敢讓耳及天愍周公有風雷之變成
王啓金縢以上而得周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說

然後成王釋然悔悟而出郊以親迎之復故冢宰之位如伐柯九罭狼跋諸詩此皆周公居東之時士大夫憤鬱公之困居於其土而相與賦頌其賢者也周公復位之後而武庚挾三監以叛反狀既著於是周公東征誅之而作書大誥多士多方諸篇以定殷人之亂耳此周公始末之詳如是如東山之詩周公東征歸而賦之以勞從征之士者也破斧之詩從征之士所以頌美周公而吟之者也詩出秦火之後既先後無次其說不可求而毛鄭諸家又因悞解金縢之居東者卽詩之所言東山也遂混合而附會其說或謂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者或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後乃攝政而誅管蔡者或爲周公既誅管蔡恐成王疑已作鴟鴞以諭成王者此皆諸家瀆亂之說殊不可信予嘗據其說而論折之竊謂是時管蔡之爲流言特讒及周公其逆畔之跡決未有可見者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惡得以其讒言及已卽不待成王之命而首自誅之此其不解一也誅之之後而成王疑之周公然後作詩以諭之則亦晚矣春秋誅無將故大臣有不可則止之

義曾謂周公元聖而悍鷲自用如是乎此其不解
二也苟謂當時管蔡逆畔之跡已明則人人得而
誅之公固當告之成王聲罪致討又何必托爲鴟
鴞而比類曲諷若啞者之食苦而不能言者此其
不解三也苟如說者以居東爲東征則罪人斯得
四字何以系於東征之文之下而金勝所言二年
東山之詩又言三年何其歲時不同如此此其不
解四也作詩貽王而後王出迎周公而九罭之鴻
飛遵渚朱子又以爲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故自
相云云然則成王之迎其迎於東征之時耶抑亦
避居於東土而迎之耶抑亦東征而誅管蔡旣因
成王疑已作詩諭王矣復不自安避居於他地而
成王迎之耶此其不解五也由此觀之諸家之說
俱不可通而數千百年以來學士大夫相與訛傳
其說而不明者特蒙東山與居東之一字雷同附
和而至是耳嗟乎仲尼沒而六籍不得其傳若此
者多矣予特以周公出處之際寔天下萬世人臣
之鑑而尤不可不慎辨之者故特詳之如左以俟
同志者考焉

讀史記封禪書

鹿門子讀史記封禪書喟然嘆曰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慾也一有所慾則天下技幻之士日夜巧伺以至其爲術愈眇而不可信而其所貪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窮兩者相爲主客以終其身死且不寤悲哉自古來以雄才大略稱者唯秦皇漢武而秦皇漢武爲諸燕齊迂恇之士舞弄之若偶然以困於慾也語曰東海之鰲惑於餌則漁人狎之若羊豕信夫

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

昔班固撰次古今人物表上遡太昊而下迄秦二

世不知其幾千百年之間而廼臆爲差別賢否之際叙列九品而仲尼之與弟子言聖與仁智當時亦不過據其所問而次荅之而非謂聖與仁智遠有所優劣於其間者觀仲尼嘗稱舜爲大智管仲爲仁人義可槩見而固不得其說從而冒爲之辭以聖人爲上上以仁人爲上中以知人爲上下以愚人爲下下而中上以下則不復有所爲名唐虞以上去古已遠其世次行實不可考者尚書古之史也仲尼刪之亦斷自唐虞而止以爲史以紀善善惡惡是是非非之實必其昭然乎天下之耳目

者然後其說可信不敢取百家紊亂無次之言以
熒惑其間及仲尼沒而秦始皇燔詩書坑殺學士
大夫博古之學蕩然滅絕虞夏商周以下鼎彝銘
篆之文已不能辯且讀之而况虞夏以上乎况於
古之帝王及賢臣碩輔隱人逸士之行次乎固起
仲尼及秦焚書之後又數百年而廼謬取訛口殘
簡百家所混載之名氏而一一妄第之其瀆亂不
經之甚則有虞氏以前凡帝系以聖人名羣臣列
仙以仁人名五鳥五雲義仲和仲職官也而以某
爲知其爲仁而以名舟人被衣齧缺戶之農之之

屬諸家假寓之言以恣其荒唐馳騫之辯者也而
又或以仁或以知名其近代篇章所載昭然可見
者則又老子古之聖人而放於下位者也仲尼猶
且適周而問而嘆其道猶龍焉與公伯寮祝鮀讒
佞之徒並列之而不得以仁知名左丘明學春秋
於仲尼而能文者也然不得列乎游夏之間進之
爲仁人而曾參特次以知名臧文仲以知人名孫
卿藺相如以仁人名而史魚大夫種伍胥俱不得
名叔向羊舌赤之字也叔向以仁人名而舌赤以
知人名其他蠢駁繁衍不可盡論噫固亦繆矣以

孔子之聖猶不敢強其所不知而其言嘗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固何不自量其力而欲以一人之聞見取數千百年所不可盡聞與見之行事而品列次第之以取信於後世也其可得乎

讀亞夫傳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四海之功明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當是時蕭曹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者唯勃爲最勃然而亞夫復繼父爲太尉出將三十六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則膠東濟南菑川以下五七輩幾不可爲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

能不聽其以梁爲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
太后母子兄弟攜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
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后請帝之封后
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
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
廼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
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
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謂以脂葦而
投之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橫
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
按考予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馘不爲置箸而
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借箸他日又買尚方甲
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
微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晁錯之所教習以申
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爲梁王后
弟信之讒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
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
功驕縱無人臣體讒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
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
之間賜食而不爲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讒

既深特怒而察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
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
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能
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而
已彼皆能爲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
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
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沮
之間且不免於難况后世疎遠之臣而不幸有所
獲罪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

論沛公誅曹無傷

古者兩軍相壘而士伍或以其情外泄於敵者必
其勢困力詘日暮爲虜矣然後先之以自納焉不
然或犯軍典於彼故有不可釋之怨者沛公方擁
諸侯之兵先入關而破彊秦法所謂千里乘勝也
項王之兵固稱氣倍沛公而其勢未得卽衡決曹
無傷豈遽倍之苟以間嘗有怨懷沛公何沛公立
誅之時不以言史傳不以載也然則項王何以言
之今匹夫相讐往往匿名投之有司論殺之安知
非無傷有怨於他將伍而他將伍詐爲無傷言之
者亞父輩每令望氣占沛公爲天子氣文成五采

秦既滅與項氏爭天下者獨沛公也當陽君既破沛公軍非乘間而馳之殆不可復而常患項王爲人婦人之仁多所不忍又安知非亞父輩詐令他人言之以激怒項王也嗚呼古人覆亡於讒者之口而不能自言抑多矣獨無傷爾耶

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

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恠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巖峭切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迥麗逸宕若攜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相如楊雄諸君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蘇轍至矣鞏尤爲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繭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如左俟

知音者賞之

日本圖纂刻題辭

日本圖纂者予友崑山鄭君手圖日本諸島所錯海而峙與纂其州郡土貢道路形勝語言什器戰鬪之習者也大略按舊所傳日本考略次及海上針經而又合之以督府胡公曩遣謀者僉來歸者航海者甲之說若此乙之證若彼則又參諸丙與丁之互難歸於一而後信焉而書故南北鮫屨之波經萬餘里指若几席其誼亦勤矣予所最愛者諸島所入寇之路旣已稍爲擘畫而一切風候又能按其潮濬所嚮以布斥候使瞭海者採君之言若臺官占渾天故事無間寒暑晝夜然則國家所以東卻倭奴者可以先其未至而待之較之收功於及岸而鬪者多矣嗟乎予獨懼夫博望未能得之以占月氏而中行說輩或從而持之以教胡人瞰候漢利害處茲又有識者之所不敢不慎也

題驚鴻集刻后

右驚鴻集永嘉項君所罹讒而自放之作也君旣多雋才自喜世之士大夫之憐才者往往引君爲上客然不知者亦以此忌君而君遂蒙詬矣嗟乎

驚鴻者君所自托也得無叱咤嗚咽欷歔慷慨於
繳贈之及也而思以翩然昂飛者乎雖然幸君毀
其羽毛姑爲浮湛沼沚之間茲則國風之所以怨
而不怒也

跋蘭亭記帖後

嗚呼此王右軍所生平淋漓自喜而以最得意名
者也數傳而沒於唐僧辨才太宗皇帝好之不能
奪房魏公以才御史蕭翼薦令變服匿名詐爲客
遊過辨才始及竊之還歸上聞卽日超拜翼爲員
外郎帝沒之日猶欷歔飲恨不能割顧太子願借

此以自殉甚矣夫人心之不可有所溺也太宗者
三代以來所號爲聰明才智傑然不世出之主也
區區好字畫之工至於割心刺腎與世之巖穴僻
藝之流相幻持如是其沒而訣也不以宗社朝廷
而以此豈非人心有所溺雖蹈水席火至死而不
悟與房魏公唐諸相中名流方岸然開國非不知
其過而亦曲逢所好以自媚嗚呼世之君臣相與
之際求其能免此患者亦鮮矣他日讀南唐紀云
溫韜發昭陵所函諸鍾王書帖盡爲兵所掠不知
所之嗟乎天地間一漚竅耳倏聚倏散倏存倏亡

孰爲我常彼有所溺焉者欲卒以身而留焉豈非其愚且陋也乎余不能無感因書之以發一笑

書郡齋左壁

予抱策事 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間嘗倜儻自喜願附世之賢臣志士效尺寸竹帛間然而性疎意廣往往牴牾不遂好覽觀百家傳記之旨一日得歐陽公所爲一行傳讀之迺自喜曰吾其附名氏於此乎賴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茗雪間又他日嘗貯書數千卷甚可贍吾歲時伏臘之廢而誦說於中也吾將以間去官當閉戶獨息

取所嘗扣古六經諸子疏義而沉覆之次及律曆兵賦天文輿地卜算僊釋之書而蒐獵其旨非歲時謁墳墓及訪佳山水不出非長老處士不造於其廬非其好不以見焉如是者數年然後裹糧歷遊齊魯秦晉之墟渡河洛轉荆襄南浮洞庭遵豫章迤邐閩粵其所涉名儒大賢之廬當移時而師事之而林壑間或多方技釋老與隱君子苟有聞者必俛首而扣之務得其腴而止其所歷州郡河山分裂風俗沿改與古今成敗得失忠賢志士之跡必停車而弔問之籍其所以故然後歸迺以所

得而蓄之於心合之於聖人之道其中乎否乎於是筆之於書以遺後之同志者相與參訂焉

題畫像者董君卷

曩予從尚書膳部郎時南州蔡時新嘗爲予像飄鬚渥顏冷然若蛻而遺焉當是時輿皂以下按其像卽笑指予又十餘年予以按兵粵州罪狀奪官來歸卧乎茗之上也久則旣老矣方獨息一室偃然手梁父之篇臨流而咏焉聞有董君九華者忽以像事來扣予旣像予且前言曰異哉君之幻也世之像人者往往得其頤頰口鼻耳目毛髮豐瘠

廣狹槁澤黝白之似而不得其神予是以稍稍厭之數略其世之所共得而貌而於以注意於世之所不得而貌故按其像而匿其氏名間以覆之朝市田野之間無不人人得其解者斯意也唯蔡君與予兩人獨得之然蔡君方貌君之從宦也其所像者縮綬而曳組也鳴環而秉笏也然而君之冷然若蛻而遺也則固其情已遠遊於江海之上而不得以韁而繫之者已吾之貌君於林壑也其所像者綸巾而竹筇也下帷而誦且諷也然而凝然若存怛然若憂幾乎古之所謂抱膝而吟扣角而

歌又將周情孔思而不能忘者君豈其始也處廊廟之間而有所遺其既也退江湖之上而或有所思者乎時左右顧像者皆大笑予亦笑然而卒無以自解於君也因書其言以爲別

姚孺人像贊

有序

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沒而孺人哭之哀日飲漿茹糲以速病且歿之日醫饋以藥勿納也既瞑其子求國中善像事者伏屍下祠而像之三易藁卒不可得何者孺人既以哀鑠容耗肌非故所貌覩也久矣其子悲不自已請予言

系其額予感古國風女史所錄婦人女子以其感慨歛歔之間往往並繇艷年方其粉黛紈綺之間而有生歿悲離之感固其宜也迺若孺人之事高郵公春秋已高諸子女並從婚且字此於人情若可少解者何其慘痛剝割而卒若此豈古人所謂婦之從一專而不化者歟抑亦其性之使然固有不必於其年之甫艷及其衰晚者歟贊之曰

國工之所能繪與孝子慈孫之所瞻依而能言者孺人璜瑀之節珮玦之容國工之所不能繪與孝

子慈孫之所飲泣而不能言者孺人隱約之思愍烈之風攷之彤管所載國風所歌雖至於哀而或傷然以系之廟貌垂之後昆允矣其爲從一而終

趙心山像贊

公之才不可以適世兮然葛巾野服而笑傲乎丘中亦足以汗墨夫之容公之文章不可以療饑兮然操觚持筒而哦咏乎中丘亦足以助騷人之幽問友於黔婁卜業於韓康家無擔石兮長者之車數過於其堂嗚呼像之者特其圖書與冠裳焉爾恐未易以寫其中之所藏

紀剿徐海本末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

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叅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脇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澈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

敢窺杭於是經路峽石越阜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旣獲謀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阜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叅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迺自張左

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潛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旣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枹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成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於是遣辨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

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欵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
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
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
勢固唇齒也直旣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
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
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
於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遺謀者陰過海所曰直
已遣子欵定海關 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
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 朝廷德意推
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

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
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
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
私謀者故縱酋瞰之酋旣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
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
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歿之矣然
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之從也海間
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
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鴛悍不吾
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

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善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狗城上人令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縉索圍撞竿所擊故處竿至卽縉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下箇城下箇不敢逼東旣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日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叅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狙阜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羈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

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
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爲
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 朝廷聞東南
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
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
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 中朝以填東南者念
兩公卒有郤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於是日夜
引兵而南至楊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
塘狗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
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

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
由吳淞江西引方急迺日遣謀者啗海以金帛而
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
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
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柰何因策海
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謀訶海
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篡
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逆之
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
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

兵兪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旣
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
益內怖日輸欵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
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
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謀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
長曾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郤
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
謀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
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
釁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
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
也數遣謀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
夜說海并縛東海旣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
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其
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
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
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
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
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
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

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謀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 朝廷若能則吾黨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齎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汹汹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旣疑且怨海無鬪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

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旣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恐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旣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

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
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鬪於是諸官
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
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
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
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謀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
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
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
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
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歿罪歿罪

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謀謀目示之海
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歿罪歿罪胡公亦下堂
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朝
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歿罪
歿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
洒然色變者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
猶胄而入屬疆脇無禮又不及如謀故所期月日
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闔謀不勒兵
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鷲難卽破
永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

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卽僦沈家庄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誼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參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謀訶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乖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謀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莫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卽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闖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墻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

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
 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眾束千餘炬人各持炬
 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攫
 千餘酋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
 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
 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妹故歌伎也兩
 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

以歸

日海以一緇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
 通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

州郡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
 五道入湛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
 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其猛也已而困
 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翦而死若
 刳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
 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觶
 觶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債東南事去矣
 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
 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襟多自
 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

天子疏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爲戈媒於海上而因以纓繫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挽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以仗劍報 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